

佛日日照慧辨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七 岳

侍者應訢編

秉拂小參

徑山首座寮結夏秉拂師拈拄杖云這箇是徑山拄杖子爲什麼在琦上座手裏已知來

處何假繁詞脫或未知不免露箇消息凌霄

峯頂還佛場開一句當陽十方坐斷果然坐斷去久參先德不妨禁足護生後學初機誰敢違條起例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三世諸佛舌頭無骨六

代祖師眼上安耆德山見僧入門便捧畫餅充饑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望梅止渴老妙喜

見僧入門便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意既不得下語又不得無語

拈來拗作兩截看他作得箇什麼伎倆廣澤龍王忍俊不禁把須彌山一摑百株碎跨跳上梵天去也召衆云且道這一期佛事還有爲人處也無以拄杖連卓三下復舉南嶽讓和尚遣一僧往江西探馬大師候大師上堂出問云作麼生大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馬大師道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早是費卻多少鹽醬了也我若作馬大師纔見這僧出來便下禪牀擒住痛與一頓教他歸去舉似南嶽且顯師承有據自家眼目分明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曹溪一脉未致寂寥在

梁王懶會觀藏主請小參師云只這箇會得在凡不減在聖不增超百千萬億日月光明徧不可思議虛空分割無一理不顯無一事

不周無一物不玄無一土不妙無明即是佛性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塵勞即是解脫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衆相發

揮然而青不自青黃不自黃赤不自赤白不自白但是意識於中搏量是青是黃是赤是

白意識不起根境湛然水之與波拳之與掌

卷舒開合豈有兩般動靜去來曾無二致攬酥酪醍醐爲一味鎔餅盤釵釧爲一金總陰陽寒暑爲一時混江河淮濟爲一水一印一切印一門一切門一成一切成一破一切破所以道佛說一切法爲治一切心我無一切

心何用一切法如是則集衆者無衆可集說

法者無法可說度生者無生可度懺罪者無罪可懺豈不見三祖僧璨大師問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

懺三祖云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諸仁者還委悉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真如華嚴經會鏐維那請小參師云看經須具看經眼見地須得見地句釋迦老子正覺

山前半夜子時明星出現忽然大悟是第二

句三乘十二分教權實頓漸半滿偏圓是第三句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力道也只道得第三句華嚴會上文殊普賢及四十二位法身大士五十三位諸善知識各

各演說無盡法門何曾道着第一句來若有

一人道得第一句須彌直須粉碎海水直須枯乾十方虛空撲落地上何故如此難信難解之法今古罕聞諸仁者還知麼如今目前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草木叢林牆壁瓦礫盡

夜說熾然說無間歇却是他說得最親說者既不開口聽者亦不須耳明明歷歷地沒一絲毫覆藏真經現前多少省力何待拈香展卷方轉法輪便好向華藏海中左出右入毗盧頂上倒卧橫眠更說什麼菩提涅槃真如

解脫一切名字是什麼熟椀鳴聲一切語言是什麼繫驢橛子所以臨濟大師道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依變從脣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明知是幻化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是依通只麼認他着底依爲實解縱經塵劫只是依通我喚作真經亦是假說了也畢竟如何慈舟不況滄波上劍閣徒勞放木鵠慧明院華嚴經會椿藏主請小參師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

現正體堂堂沒卻身諸仁者還見堂堂正體麼乾坤大地日月星辰萬象森羅山林河海人天鬼畜蠢動含靈莫不皆有毗盧遮那宴坐其中成等正覺而爲衆生轉大法輪然而衆生分上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所以道一切

諸佛身即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不妨各各自住境界各各自證解脫各各自作佛事各各自現神通於眼處現神通時即於耳處作佛事於耳處現神通時即於鼻處作佛事於鼻處現神通時即於舌處作佛事於舌處現神通時即於身處作佛事於身處現神通時即於意處作佛事於意處現神通時即於一切處作佛事意處無盡則虛空無盡虛空無盡則世界無盡世界無盡則衆生無盡衆生無盡則諸佛無盡諸佛無盡則

行願無盡行願無盡則不可說不可說境界
解脫神通佛事無盡無盡雖然猶在法界量
裏量外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山花開似
錦澗水港如藍

圓明院起期懲藏主請小叅師云永嘉道行
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假使鋒刀常
坦坦直饒毒藥也閒閒禪則不無作麼生是
體莫是上是天下是地僧是僧俗是俗是體
莫是魏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
非色是體麼莫是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冷
漱漱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寒灰枯
木去是體麼莫是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
却恁麼是體麼若與麼搏量正是虛空裏打
鐵榦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只如坐禪須
是了卻自己偷心始得若不了却自己偷心

空坐何益且阿那箇是偷心但是一切不子
念起念滅總是偷心免得偷心便與佛祖不
別佛祖要人速證無上妙道長期短期尅期
取證畢竟所證何事只教你免盡偷心頓明
自性而已於靜坐時須有方便六祖大師道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作麼生是本來面
目諸仁者現今目前露迢迢地是箇什麼自
己本來面目不可就他覓也就他覓得不是
自己從生至老着衣喫飯屙屎送屎底喚作
臭皮袋忽然報滿四大分散時自己本來面
目卻在什麼處石頭和尚道欲識菴中不庵
人豈離而今這皮袋叅

坐期滿散盛監院請小叅師云大道絕言詮
真機無背面纖塵不盡突出須彌山見地未
忘脚下五色索將知此事本自現成不用低

頭思量難得所以德山道是釐繫念三塗業
因督爾情生萬劫羈鎖豈可坐在這裏直須
轉向那邊更那邊不立佛不立祖自己如生
冤家方有些子衲僧氣息若只向千聖背後
义手堪作什麼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

喚作卽巖頭道是我向前行脚時見一兩處
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脣上生胝口裏水
漿漿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無
依無欲便是能仁諸仁者如今學道之人那
箇無依那箇無欲有依有欲生死海裏浮沈
這老古錐當會昌沙汰時去下鄂湖邊作一
渡子兩岸各挂一版有人過渡敲版一聲問
云阿誰人云我要過那邊去舞棹迎之一日
有婆子抱一孩兒問巖頭道且道婆子手中
兒子從甚處得來巖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

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乃拋向
水中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雖
然切不得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喝一喝

薦盛南山師孫義方外請小叅師云這一段

事近在口皮邊遠在河沙國不可以有無卜

度不可以難易論量滯於文字語言則爲文
字語言所縛泥於蒲團禪版則爲蒲團禪版
所拘凡坐禪者多不脫透若不着有即便着
無着有則以無除之着無作麼生除得欲與
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據實而論釋
迦出世達磨西來歷代傳燈無風起浪忽然
覲破三界平沈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到
這箇田地方始好坐禪坐是何人禪是何物
勘破了也說有也得說無也得說難也得說
易也得得也得不得也得生從何來鐵鋸舞

三臺死從何去牛皮輓露柱昔日太原孚上
座問鼓山父母未生以前鼻孔在什麼處山
云即今生也在什麼處孚上座不肯乃云你
問我我與你道山云父母未生以前鼻孔在
什麼處孚但搖扇而已我當時若作鼓山與
他掀倒禪牀見之不取思之千里諸仁者要
七識南山鼻孔落處麼良久犀因說月文生角
象被雷驚花入牙

無學長老豫修徒弟固維那請小參師云佛
法本無玄妙解會向道直下無事休去歇去
好箇脫洒衲僧若亂踏步向前則千里萬里
若論此事從與麼來未嘗昏昧聲色籠罩不
住生死繫縛不得自由自在無得無失一切
處解脫一切處圓滿淨保保絕承當赤灑灑
沒可把穿却天下人鼻孔全憑箇一着子若

無箇一着子老胡又特地西來做什麼且如
石頭馬祖百丈黃檗臨濟德山鴻仰曹洞雲
門法眼此等皆是從上宗師亦不得至今日
所謂垂鉤四海只釣獵龍格外玄談爲尋知
已豈不見仰山一日問同叅云師弟近日見
處如何對云實無一法可當情仰云汝解猶
在境問云何故仰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
清者圓悟老祖云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
遭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知所知無一法無
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須知得底人一語不虛發如今不用
回頭轉腦只貴直下承當可以作奇特因可
以現殊勝相竭苦海摧障山斷生死根源碎
無明窠臼正與麼時因齋慶贊一句作麼生
道域中日月縱橫挂一旦晴空萬古春

興化院華嚴經會主監院請小參師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貢醫人炙猪左膊上毗盧遮那如來呵呵大笑云二十重華藏世界海中間所有諸佛菩薩畜生牛馬被杜順和尚下這一炙不妨應時應節徹骨徹髓

一

了也召衆云且道適來四句是教耶是禪耶

二若道是教八十一卷華嚴經那一卷中有這

般說話若道是禪杜順和尚自是賢首宗師爲什麼却恁地說還有人定當得出也無若定當不出山僧不惜口業與諸人註解一徧

肇法師道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鏡照心其

心自明教亦何曾異禪歸宗和尚云吾今欲

說禪諸子總近前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禪亦何曾異教教是佛口禪是佛心未了之

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便向箇裡會得

坐斷天下人舌頭更分什麼禪據什麼教立也在我掃也在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若立去有禪有教若掃去禪教皆除禪教既除二十重華藏世界海在什麼處安着聽吾偈曰如行東方諸佛刹盡取大地及須彌一一盡

抹焉微塵一一塵點一一刹四維上下亦如

是乃至充滿虛空界即以如上諸塵數一一化現爲衲僧一一僧示塵數身一一僧具塵數口一一口中塵數舌一一舌宣塵數義盡於未來一一劫度脫不可說衆生一一位登

三盧舍那不可說劫常開演如此功德不可說

世間無能測量者譬如幻師聚幻衆復爲幻

衆說幻法聞幻法已了幻心既了幻心圓幻

行坐幻道場成幻佛度脫無量幻衆生展轉

成佛亦復然畢竟不離於幻法本來實際常

寂滅同彼虛空無增減若能悟此真法界誰是成佛不成佛毗盧遮那我同證普賢文殊妙法身五十三人善知識爲我印知如是說延福院懺期滿敬維那請小參師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拈拂子作一圓相云盡十方世界有情無情向這裏成等正覺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窮心既無佛亦不立所以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與麼則處處解脫而不墮在解脫深坑處處光明而不滯於光明勝相行住坐卧不著管帶而常歷歷惺惺長短方圓不假安排而能綿綿密密終日說不動舌頭終日默不居陰界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挂一縷絲直下似長

清涼在旁生則旁生黠慧福無不集罪無不消拔濟四生梯航九有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煩惱海中爲雨露無名山上作雲雷志侍者請普說師云當人脚根下一段大事如千日並出日上無雲萬鏡臨臺鏡中無像地一十初不分真俗好醜亦不帶物我是非從父母未生已前至地水火風分散之後未曾有纖毫相貌及一絲間隔蓋天蓋地亘古亘今乃佛乃祖同證同入如石室和尚纔見人來便拈起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

劍倚天千日並照諸天捧花無路外道窺覲無門不是強爲法如是故在菩薩則謂之六度萬行在聲聞緣覺則謂之四諦十二因緣在天則天莊嚴在人則人富樂在修羅則修羅滅誦在餓鬼則餓鬼除饑在地獄則地獄

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如是三十年驢揀濕處屎一日長沙岑大蟲向他道和尚放下手中拄杖別通箇消息來石室休去一不成二不是又踈山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兩重公案雲門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錯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了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勾賊破家門云只如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明破則不堪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落七落八門云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云法身周徧豈得不該口只好吃飯門指淨瓶云這箇還有法身也無山云閻黎莫向淨瓶邊會鷗子過新羅二大老一問一答直是風凜凜地傍觀只貶得眼你

▲

十一

道枯椿與非枯椿法身邊事與法身向上事作麼生辨若辨得便知二大老問答分明若辨不得對面三千里又僧問趙州未生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甘草甜僧云這箇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黃連苦還知趙州老漢舌頭落處麼盡山河大地是四大五蘊盡山河大地是不壞之性若未知趙州老漢舌頭落處則四大五蘊自在一邊不壞之性自在一邊驢年得休歇去拈拄杖畫一畫云畫斷葛藤般躡步跳上天蚯蚓抹過東海
海印蘭若華嚴經會華月窓請普說師云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只如法雷未震法鼓未擊慈雲未布甘露未灑還有爲人

道理也無若有爲人道理何用強生節目是故說法者無說無示聞法者無聞無得無說無示真說真示無聞無得真聞真得然則一時佛事既已周圓汝等諸人如何體悉依希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云此是月窓藏主建華嚴經會底意旨山僧未免陞座舉揚約山僧見處你諸人即是毗盧遮那毗盧遮那與你諸人無二無別念念中有無量諸佛降生成道轉法輪入涅槃念念中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出現念念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善知識同因同果同學同行山僧今日都將不可說華藏世界海拈來着你諸人眉毛眼睫上却把大本華嚴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品一四天下微塵數偈總作一句頰在三寸舌頭爲你諸人一時吐露直下信得及

去此會功不浪施便乃與摩竭提國須彌山頂夜摩兜率他化自在所說底法門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妙二覺不增一字不減一字普請若凡若聖若幽若顯立地成佛還省力麼若信不及又增口業去也經中道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喝一喝云覓心了不可得更說什麼惟心心既不可得毗盧遮那亦不可得無量諸佛亦不可得文殊普賢觀音彌勒亦不可得善財童子五十三善知識亦不可得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妙二覺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却從不可得中流出一切言教所以道教是佛語禪是佛意誦佛語者須識佛意識佛意者必通佛語千差萬別七縱八橫辯才無礙底說禪說教如珠走盤你

看他華嚴下尊宿圭峯和尚他是真箇悟得
底曾著禪源集和會禪講兩家云諸祖相承
根本是佛況迦葉乃至迦多弘傳皆通三藏
提多迦以下因僧乖諍乃律教別行罽賓國
以來因遭王難始經論分化師子尊者受二

地一

十三

十三祖鶴勒那懸記先以衣法付囉婆舍斯
多獨留罽賓酬償宿債經論家便道師子遭
難禪宗絕而不傳不知婆舍斯多早傳衣法
去了所以圭峯說到這裏又云中間馬鳴龍
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十萬偈觀風化物
無定事儀未有講者毀禪禪者毀講今時弟
子彼此迷源修心者以經論爲別宗講說者
以禪門爲異法若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
之家而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聞說即
心即佛便推屬胷襟之禪而不知心佛乃是

經論之本意山僧三十年前出世住院見天
台下講人心憤憤口誹誹說着禪字頭紅面
赤何消得如此近與獨芳和尚幾處赴緣又
夜來聞其提唱多是禪門說話蓋此老本領
端正取之左右逢其源且如圭峯所詮自是
禪門標表亦是教乘骨髓恁麼和會可煞明
白後來汴梁有箇淨因成長老一日與法真
圓悟慈受三大禪老并十大法師在陳太尉
府受齋次徽宗皇帝微服臨幸觀其法會有
善華嚴者對衆問曰吾佛說教自小乘至圓
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
爲佛禪師一喝轉凡成聖與經論似相違背
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
爲邪說他置箇問頭不是逞人我爭是非要
知禪教分曉若不通經達論如何胡亂答他

撞着淨因是箇有地頭無面目漢回天輪轉
地軸不爲難只怕你不問不怕我答不得當時善華嚴恁麼問正是抓着他痒處更不着忙欸欸地向他道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足以解法師之惑乃召

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小乘教者乃有義

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没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

諸子百家悉皆能入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謂善曰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此一喝是無能入始教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即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

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我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起立向前作禮成又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徧無餘於是四衆歡喜

龍顏大悅淨因可謂識佛意通佛語千差萬別七縱八橫辯才無礙把這一喝恁麼說出來理上也着事上也着禪上也着教上也着喚作鬧市裏颶碌磚無有不着者今日一會却非偶然建會華月窓與學般若菩薩既在

禪門又通教相欲報佛恩德無過流通正法
而況獨芳和尚久專講席特重禪宗山僧此
來不勝慶幸因華嚴大教發明臨濟禪諸供
養中法供養最喝一喝云且道山僧適來一
喝與淨因一喝相去多少復喝一喝

珠維那請普說師云妙喜老人道命根斷家
活大法性寬波瀾闊乃是禪病科立效散你
諸人要識命根麼只是第八識如今禪和子
病痛昏沈掉舉總在第八識中若要獨脫無
依須是把第八識一刀兩段方始快活教中
所謂拏命不死難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
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這僧問
得既切投子答得又親伯牙與子期不是閒
相識第八識既斷蛇無頭尾不行正賊斬了
論什麼賊黨無始至今來爲先鋒去爲殿後

風動塵起紫絆殺人但得一念不生自然前
後際斷便見鴻山道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
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
妄緣即如如佛僧也如如俗也如如佛來
也如如佛去也如如佛盡十方世界無一人

不是如如佛者嫌箇什麼欠少箇什麼英靈
衲子便好向這裏全身擔荷不用回頭轉腦
特地起疑疑佛疑祖疑死疑生如染一綵絲
一染一切染如斬一綵絲一斬一切斬先聖
苦口相勸蓋爲袈裟同肩已事明白他事亦

明白已事了辨他事亦了辨豈可如獐獨跳
一
不顧後羣既住佛屋踏佛地喫佛飯著佛衣
須行佛行始得且如何是佛行佛讚者是佛
行佛訶者是魔法說什麼尼薩耆波逸提纔
舉心動念早破了也大難大難且怖心難發

怖心若發生死根本必除須要入門一着真正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昔日南嶽讓祖因馬大師坐禪一日問他道大德坐禪圖什麼師云圖作佛祖遂將磚就他菴前石上磨師見問云作什麼祖曰磨作鏡師云磨磚豈得成鏡祖曰坐禪豈得成佛師云如何即是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休去祖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相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師言下大悟作禮問云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祖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師曰云何能見祖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師又問有成壞否祖曰若

以成壞而見道者非也後來馬大師出世有僧問如何是修道答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僧云作何見解即得修道師曰是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中事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躡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又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曰爲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曰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二種人來時如何指示曰向伊道不是物馬大師因讓祖一言之下會去便力荷百二十觔擔子一氣走百二十里更不回頭及乎爲人拈出箇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物殺人刀活人劍能斷自己命根又能斷他命根臨濟道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

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即今吹毛在什麼處已颺在垃圾堆頭了也

舉古

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

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着妙喜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剝窟籠葛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爲言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真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凡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

一

大

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即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貪觀白浪失却手橈累他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檳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却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唖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唖霜云猶帶識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喜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唖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龍唖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妙喜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

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
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師云妙喜
老人全身坐在三種滲漏裏却不被三種滲
漏所拘雖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爲什麼如
此無事教壞人家男女

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
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
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
云待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世尊是三
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妙喜云既無出分又無
入分喚什麼作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提婆達
多喚什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攜瓶去沽村
酒却着衫來作主人師云妙喜與麼批判刃
刀相似魚魯差殊不知釋迦老子自是釋迦

老子提婆達多自是提婆達多地獄自是地
獄料掉沒交涉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
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
慶應諾山云獮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或有
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妙喜云還
會麼獮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
擔雪共填井喝一喝師云我當時若作羅山
待招慶問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便喝
山却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也與一喝
召衆云且道天寧兩喝與妙喜一喝是同是
別

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
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
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

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义手云請師鑑慶便休妙喜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師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佛師云這僧不會喫茶意旨不知潑屎氣息帶累好人墮屎坑中合喫多少拄杖雪寶妙喜一時放過也須替他入涅槃堂始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妙喜云雲門直是好一枚胡餅要且無超

佛越祖底道理師云望

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非妙喜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

一

二

三

勞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根師云我這裡無向上向下佛是西天老比丘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求

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處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州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耐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妙喜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二員古

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鈎你十五日
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
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
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
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妙喜云恢張三玄
三要扶堅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
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
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
你若離我這裡我也不用鈎鈎你一任橫擔
柱杖緊峭草鞋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這裏
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柱杖高挂鉢囊
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
後鈎錐徒爾爲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鈎錐且
作麼生用路逢蛇虺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
歸師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
麼生僧云這箇是椅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鞋
袋來僧無對白雲云這虛頭漢雲門聞云須
是祥兄始得妙喜云雲門扶強不扶弱爭奈
憐兒不覺醜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將
鞋袋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
口似血盆也分踈不下師拈起柱杖云這箇
是假名那箇是實相這箇是實相那箇是假
名一不是二不成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
殺暗中行擲柱杖

一

三

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
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
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
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
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妙喜云衆中商量

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

眼麼待他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

穢污這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這老漢垂下一

足但道起動和尚師云長髭親從大庾嶺來

平白被石頭熱謾一上見箇什麼便問一鋪

功德成就也未虛空裏釤櫟又有長髭把不
定便道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一盲引衆盲

石頭垂下一足還當得點眼也無一箇既不

惺惺兩箇更是慘懼如紅爐上一點雪果然

諸人切忌接響承虛脫空妄語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七

音釋

概	居月切音	磕	丘蓋切音	喎	將油切
厥	厥代也	磕	兩石相擊聲	湫	湫音
愁	悲愁狀也	擊	匹箋切音	徒孫	徒孫切音
之	之狀也	警	擊警見也	轍	轍音

覆	精覆	警	警見也	屯	屯禪也
脰	脰匹各切音	椿	株江切	憲	憲平
也	也	聲	聲攝代也	紲	紲博慢切音
油	油一	絆	絆切音	博	博慢切音

繫半繫力霧切音
也纏麗染絲也